

“北极熊之都”

哈德逊湾丘吉尔小镇

Home to Polar Bears

Churchill Town, Hudson Bay

文/图：RedRocks

一对北极熊母子旁若无人地从庞大的冰原车前走过。
A mother polar bear and a child polar bear are passing by the Tundra Buggy.



哈德逊湾的小镇丘吉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熊聚集地之一，栖息着近千只北极熊，小镇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北极熊之都”。

Churchill in Hudson Bay i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habitats of polar bear. With nearly one thousand polar bears living here, this small town is thus reputed as the "Polar Bear Capital of the World".



从高大的冰原车里看熊，它几乎与我们面面相觑。
Face-to-face eye contact with the polar bear.

丘吉尔小镇

我们的小飞机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 (Manitoba) 北部的荒野上飞过。机翼下，除了一条孤单的铁路外，再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北方的冻土——万年前冰川移动铲出的貌似平坦却千疮百孔的地貌，在冬天到来时被冰雪覆盖得白茫茫一片。已是极北地带，哈德逊湾如一个巨大的楔子般从北冰洋切入加拿大内陆。除了沿岸很少的几个村镇，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已是无人区。

飞机降落在丘吉尔 (Churchill)，一个常住人口不到 300 人的小镇。人少了，野生动物就多了许多本该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熊聚集地之一，栖息着近千只北极熊，小镇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北极熊之都”。每年到了初冬，这一带海岸线上聚集了许多北极熊，等海湾冰封，它们就可以踏冰出海捕食海豹，好填饱肚子度过漫长的冬季。

机场离开小镇只有几公里的路。刚入冬，

气温已近 -30°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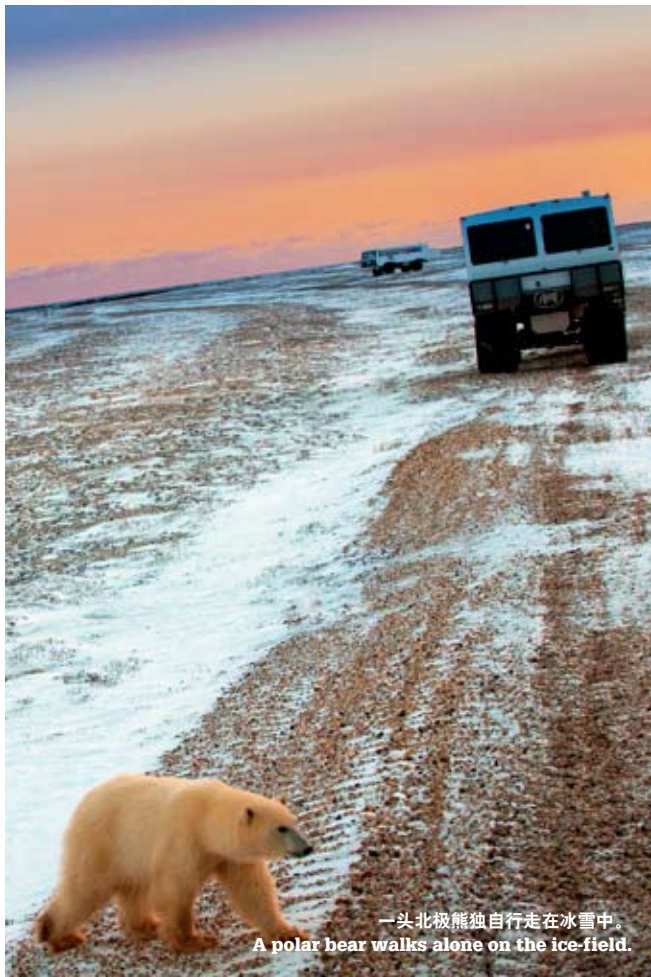
走出机舱，寒风扑面如刀割，赶紧将大翻毛领的羽绒衫所有的拉链都拉紧。哈气成霜，每个人的嘴里都好像在吞云喷雾，交通车的窗户上冻得冰

花一片。车近小镇，忽然听见镇边“砰砰”的响声，如礼炮轰鸣。看着大家的困惑，领队大笑。这个季节，小镇附近有北极熊在转悠。这里是人和自然交界的最前沿，资源的共享和争夺在所难免。让北极熊进镇觅食，对这里人们的生活是极大的威胁，对北极熊的自然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诱惑性的破坏。所以镇里的警察会用大炮仗吓走熊。今天可能遇到了一个比较固执的家伙，因此炮仗响个不停，好像过节。



“冰原甲壳虫”

冷还是其次。北极熊是攻击性极强的动物，更是这个地球上最大个儿的肉食动物，除了荷枪实弹的人类，压根没有天敌。我们想去看熊，自然也就不能走着去。好在丘吉尔镇子虽小，却人才辈出。30年前，这里的一位机械师因为爱打猎，突发奇想买来一辆二手的冰川考察车。经过他的再次改装，一辆有着超高底盘和巨大轮胎的冰原车诞生了。工程师很有想象力，给这个近 3 层楼高



一头北极熊独自行走在冰雪中。
A polar bear walks alone on the ice-field.

的移动怪物起名为“冰原甲壳虫”(Tundra Buggy)。乘冰原甲壳虫去看北极熊，成了全世界野生动物爱好者最浪漫的一个理想。

尽管听过很多关于“冰原甲壳虫”的传说，也在电视节目里见过，但当“隆隆”的引擎声在酒店门口响起，向导通知大家出门上车时，那第一眼的印象依然让人难忘。下榻的酒店是栋两层楼的房子，在这个小镇上就算是不小的建筑了。“甲壳虫”却比我们的房子还要大！称呼“甲壳虫”的驾驶员为“司机”，似乎有点委屈了他，我更喜欢叫他“船长”。船长从高高的车身上放下了舷梯，穿着厚重羽绒服的我们气喘吁吁地鱼贯而上。车身内地板离开地面有近3米高，再加上周围的防护墙，即使最大的北极熊直立起来，也无法够及车内的乘客。安全为本，我们是去看北极熊，没有任何打算把自己变成北极熊的晚餐。

船长是本地人，从小时候就开始和“甲壳虫”打交道。用他的话说，小时候调皮，喜欢偷偷溜进停车场去偷着开“甲壳虫”玩。小镇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车辆从不锁门——路人如果不幸面对闯入镇上的北极熊时，就能有一个临时避难处。自制的“甲壳虫”别说门锁，笨重的车加上坎坷的冰原，最快的速度也超不过徒步行走，连刹车都成了无用的装饰。在冰原上，船长很大方地把“甲壳虫”的方向盘交给了我。踩油门实在是挺辛苦的事情，更累人的是冰原上压根没有路，得不停地东张西望，转动方 >>



每当冰原车停下，总有好奇的北极熊晃悠过来。
Whenever the Tundra Buggy stops, there are always some curious polar bears coming up.



健壮的少年公熊是北极熊延续生存的希望。
Young strong male polar bear.



向盘让这个巨大的“甲壳虫”避开遍布冰原表面的大小岩石块。开了5分钟，我就老实缴械，将船长的宝座还给了它的主人。

直面北极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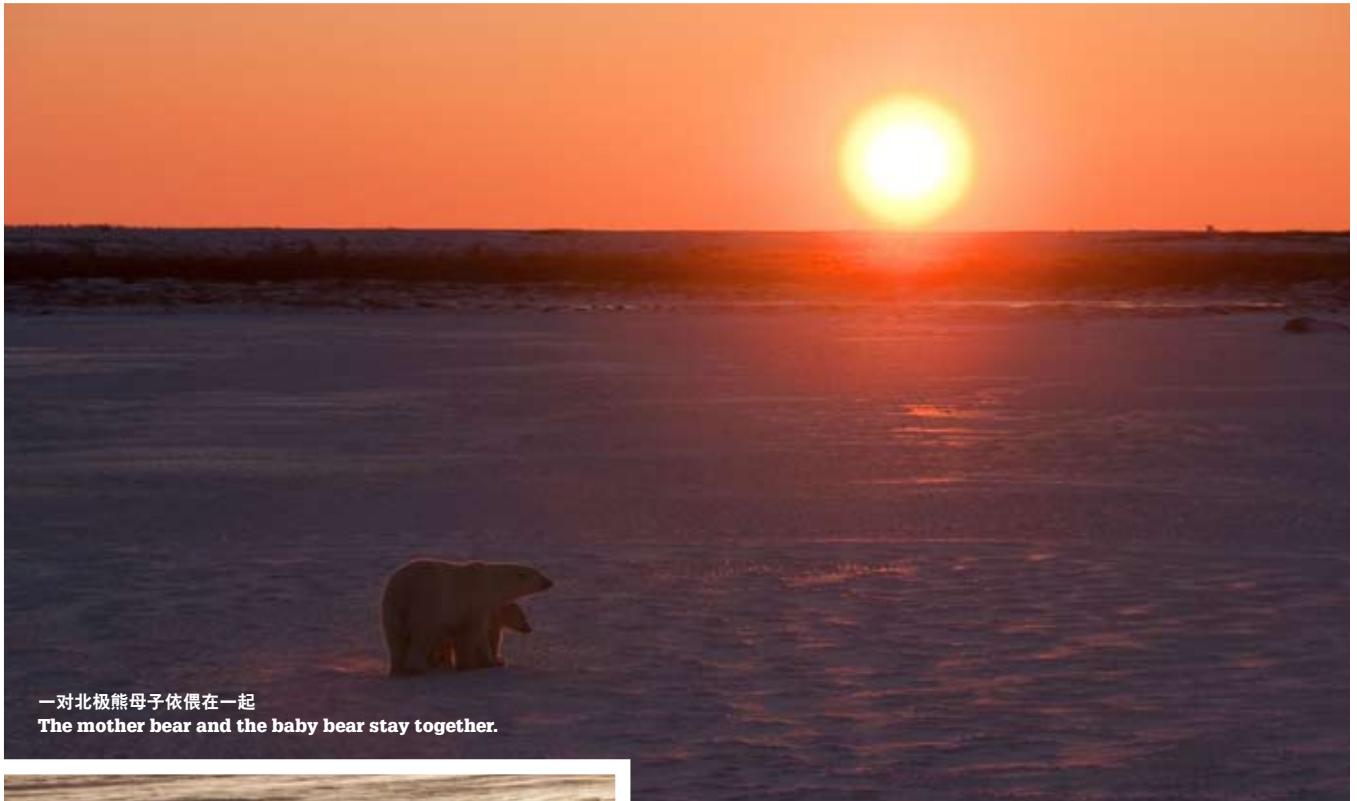
也只有小镇才是人类的地盘了，剩下的冰原世界，都属于北极熊。离开小镇，没走多远，就见到了这次行程中的第一只北极熊。第一次见到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北极熊，一只独自在冰原上晃悠的家伙。随车的动物学

家说，这是只少年公熊，身强体壮，健康状况非常好。车上所有的人自然都无比兴奋。来这里的，不是超级摄影发烧友，就是野生动物爱好者。相机是装备中必不可少的，顶级的专业长枪短炮比比皆是，颇有些超级照相器材博览会的感觉。人手至少一台的大小相机，从每个车窗里戳出去，瞬间“甲壳虫”成了一条炮舰，耳边快门的“咔嚓”声响成一片。

最初的兴奋很快就被一波又一波更精彩

的场景覆盖。船长一边开车，一边用望远镜眺望远近的冰原。某处有妈妈带着熊宝宝在走，某处有一个正在睡懒觉的家伙，某处两只熊正在相扑。目不暇接，每个人都不想错过所有的场景，而这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就只能采取民主集中的办法，投票决定“甲壳虫”先去何处。“甲壳虫”在冰原上慢慢爬行，每个人圆睁双目，手里紧紧攥着相机，生怕错过了即将发生的瞬间。

用摄影记录北极熊早已经不是什么 >>



一对北极熊母子依偎在一起
The mother bear and the baby bear stay together.



新鲜事。早在 30 年前，当专业摄影师乘着第一辆“甲壳虫”来到这里时，发现那些更疯狂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早已先行一步，用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的简陋相机和胶片记录下北极熊生活中的无数细节。今天来这里的人，更多的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北极熊的自然生态环境。摄影当然也重要，这是真实的记录，属于自己的记录，记下自己的现场感受并和亲朋好友们分享。

最开始见到熊时，每个人都几乎舍不得放开快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车里的快门声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开始走去车尾的开放平台。站在那里，就必须直面冰原的寒风。站在那里，也就不再有窗框或取景器

的束缚。全视角的视野，极地冰原在面前一望无际地展开。不再是快门声充耳，静下心来就能听见风的呼啸，和风中夹杂而来的熊掌踏裂雪原的脚步，还有角斗中的熊鼻中喷出的喘气。

角斗中的北极熊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场景。两只几乎势均力敌的公熊，虎视眈眈地相互瞪着，缓缓绕



年轻的公熊在等待捕食的日子里喜欢以摔跤为戏。
Young male polar bears like to wrestle.



一匹饿得骨瘦如柴的母熊尽最后的力气守着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熊。
The starving skinny mother bear takes her last reserves of strength to look after the little bear.



打斗还是游戏，只有这两只棋逢对手的熊自己才知道。
Fighting or playing games? Only the two polar bears know!



着圈子，浑圆的身体，稍一哆嗦就浑身乱抖的肥肉，活脱脱两个角力中的日本相扑力士。也许，更该说相扑大力士是从北极熊的角斗中得到了什么灵感吧。这样的角斗其实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胜负之争。等待冰封的日子里，岸上并没有任何值得争夺的食物。交配期还遥远，公熊们也没欲望在此刻一比高下。这角斗是纯粹的社交加自娱自乐，消磨时光的一种游戏。

也许就是因为少了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这角斗少的是血腥，却变得格外有趣。踢起的雪尘飞扬中，两只熊一跃而起，直立式笨重的身子，前掌如拳击般相互抨击挥舞，左右进退，直到其中一只先失去平衡，才一起轰然扑倒在雪地中。喘息一下，翻身再战，直到两只熊都累得气喘吁吁，就会好兄弟般一起挨着趴下，在极地雪原斜斜的阳光里酣然入睡。

严峻的生态环境

全球变暖，最先受到威胁的就是这貌似

没有天敌的北极熊。科学家说，再有 20 年，夏季的北极冰盖就会全部消失。对一只海面冰封才能出海捕食的北极熊来说，这实在是个糟糕得无法再糟糕的消息了。

我们的车上有一位北极熊国际保护协会 (Polar Bear International) 的科学家，一路为大家讲解北极熊面临的严峻未来。冰盖在最近 10 年中的快速融化，使得北极熊每年必须提早一周回到陆地。冬天到来，冰封开始期越来越晚，使得北极熊回到冰海中捕食

的时间延后了至少 10 天。陆地上的日子，北极熊几乎是在绝食中度过，只能靠在海边找些海带和其他杂食度日。如果全球变暖的势头不减，北极冰封期继续缩短，对北极熊的生存将是致命的打击。生物学家说，按照现在的气候变化，小镇附近的这个北极熊群体在 30 - 50 年内就会绝种。而这样的群体，在全世界也只剩下了不足 20 个。

夕阳里，我们的“冰原甲壳虫”慢慢从极北的荒野里驶过。贴地的寒风不停，带起一地雪尘，云烟般在地势起伏的荒野里不绝流淌。远处，一只母熊在雪地里蹒跚着走过，背后跟着它的两个孩子。哈德逊湾还得有一周左右才能冰封——它们还得有一周左右才能吃上这个冬季的第一顿大餐。至少今年，它们应该能坚持过完这段艰苦的日子。明年，后年，再过 10 年，这里又会怎么样呢？很难想象，没了北极熊的哈德逊湾海岸会是什么样子。那，会是一片真正荒凉的极北冰原吧。

责任编辑：柳婷